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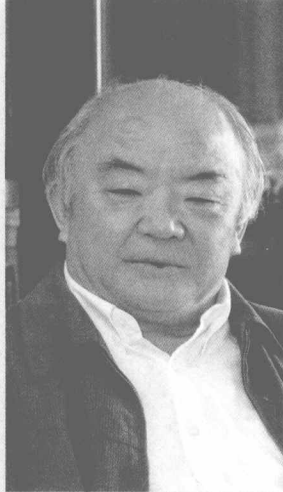
大夏书系·语文之道



# 钱理群 语文教育新论

钱理群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钱理群  
语文教育新论

钱理群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 / 钱理群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617-7278-2

I. ①钱... II. ①钱... III. ①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小学 IV. ①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5177 号

大夏书系·语文之道

## 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

著 者 钱理群

策划编辑 吴法源

文字编辑 张万珠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

版式创意 王晓蕾

责任印制 殷艳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印刷者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2

插 页 1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278-2/G·4203

定 价 3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目 录

## 卷一 对话语文

1. 对话语文 /3
2. 关于语文教育改革的几点想法 /22
3. 语文教育改革呼唤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在“洪宗礼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27

## 卷二 何为语文

4. 以心契心的交流,弥足珍贵的个案  
——陈日亮《我即语文》序 /35
5. 读书人的语文经验和语文教育、教师观  
——读商友敬先生的三本书 /60
6. 重在建构孩子自己的精神家园  
——读严凌君“青春读书课”系列教材 /73

### 卷三 写作与阅读教学

7. 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有效的作文教学实验  
——读管建刚《我的作文革命》 /99
8. 建立“中学作文学”的一个有益的实验  
——李寰英《快乐写作》序 /119
9. 网络教育：一个迫切的、意义重大的教育课题  
——读曾宏燕《今日网事》 /123
10. 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优化整合  
——谈邓虹老师的教学实验 /126
11. 我对经典作品语文教学的一些看法 /147  
附：如何对待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
12. 怀着欢度盛大节日的心情去阅读经典  
——《约会名著》序 /160
13. 引导学生产生探寻的兴趣  
——读连子波《〈我为什么活着〉教学实录》 /164

### 卷四 课外读物的编写

14. 《新语文读本》：一段历史，一个故事，一个未完成的过程 /171
15. 《新语文读本》修订版说明 /193
16. 《新语文读本》初中卷阅读建议 /196
17. 《新语文读本》高中卷阅读建议 /254

18.《诗歌读本》编写杂想 /258

## 卷五 到中学上课的体验

19.关于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的思考 /273

20.把鲁迅精神扎根在孩子的心上 /276

21.当代中学生和鲁迅

——“鲁迅作品选读”课程资料汇集 /292

22.让鲁迅回到儿童中间

——刘发建《亲近鲁迅》序 /327

后 记 /343

对话语文

卷一 ●

我们现在面临着当改革成为时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坚持自己心目中的改革的问题。如何坚持实验，同时又面对已经产生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当下非常急迫的任务。



## 1. 对话语文

(2004年12月，我应邀到福建厦门参加孙绍振语文教学思想研讨会，在会上有一次我和孙先生的对话，由福建一中的特级教师陈日亮先生主持。这次对话的全文收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对话语文》一书里。这里仅摘录我的谈话和相关部分，为便于阅读，加上了几个小标题。)

**陈日亮**（以下简称“陈”）：现在这里要举行一个高端的座谈会，坐在我旁边的两位都是著名的学者，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是福建师大的孙绍振教授，一位是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在开始高端对话之前，我想用一点时间简单地对他们俩做一些介绍。

关于孙老师的介绍已经非常多了，但是我在这里还是想重复一下。可能很多老师都只知道孙老师是一个炮手，在上个世纪末，他号召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并批判全国高考语文试卷。有的人说他是破坏者，实际他更是一个建设者，大家看到这本《直谏中学语文教学》时，会对孙老师充满信心。他不仅是炮轰，而且还动手建设，他提出了文本分析的一套完整的新方法：还原和比较，还原中还有艺术感觉的还原和关键词语的还原，以下分为不同艺术形式、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还原和比较等等，所以他当然就成为我们闽派语文的一名语文教学建设的旗手。

另一位就是钱理群教授。他是中国现代文学著名的研究专家，是研究鲁迅的学者，但是，钱老师多次强调，首先应该把他看成是一位教师，而不是一位学者。他跟中学的语文教师、跟中学生建立了广泛而亲切的联系，把这几年来所写的大量的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研究的文章、随笔、书信，汇编成一本《语文教育门外谈》。实际上，钱老师在更早，大约在十年前，就在《语文学习》上开了个专栏，叫作“名作重读”。这个专栏当时确实是别开生面，让许多语文界的同行们感到耳目一新。钱老师不是站在门外，即使他站在门外，说的也是内行话。他现在从门外走进了门内，回到了他的母校南京师大附中，上了四十天的课，就是“鲁迅作品选读”。钱先生曾经在中等学校教过十八年的书，在贵州一个偏

远的县，一所中专学校。他说他从初一教到高三。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在中专怎么可能从初一教到高三呢？因为他的学生都是些基层卫生人员，只有小学毕业程度，他必须从初一教起。钱老师说他跟中学语文教学有一种不解之缘，他为自己的中学语文教员出身而感到自豪。钱老师令我们感兴趣，不仅因为有这样一段教学的生涯，而且还因为，他在念小学的时候，就梦想着要当一名老师。是在小学六年级吧，事实上，他那时就当过老师了，在“小先生学校”里面当了老师，还当了“校长”。这段经历肯定是鲜为人知的，大家一定要看2004年《语文学习》第6期，其中有他的一篇文章《我的教师梦》，翻一翻就知道了。他和语文教学有不解之缘，他有深入骨髓的教师情结，他生来就是一个当教师的料儿。

我们能请钱老师和孙老师开展对话，这是非常难得的。在我的印象中，目前高校教授、学者、著名的理论家中介入了中学语文教学的，在全国，好像他们两位是最为突出，也最为执著的，呼喊的声音最响亮，可以称为“北钱南孙”。现在，我们就开始钱孙高端对话。

我想先问一下钱老师：你这次接受福建中学语文教学会的邀请到厦门来，参加这样一个盛会，怀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感想？

## 鲁迅所提示的“改革三部曲”对我们的警示

钱理群（以下简称“钱”）：我是2002年8月退休的。退休之后，我给自己订了两条，一条是“想大问题，做小事情”，一条是“多做事，少开会”，所以我总是尽可能地不出席各种会议，但是我这次还是来了，而且是非常高兴地来了。为什么高兴？一方面是因为孙绍振老师是我的学长。我们是北大的，他是五五级的，我是五六级的，他是我的学长。学长有命，学弟就必须服从，这是中国的传统，所以我就来了。另一方面，我是怀着很深的忧虑来的，这一点我和孙老师不太一样，孙老师比我乐观，我可能太受鲁迅的影响，什么事都忧心忡忡，有很大的焦虑，我这次是来寻求精神支援的。我觉得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起鲁迅来，他曾经说过，中国的改革常常遇到三种情况，我理解就是“三部曲”。刚开始提出改革的时候，你会受到权力的压制和习惯势力的抵制，所以非常困难，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到压不住的时候，权势就纷纷改变态度与策略，变成支持改革了。突然之间，改革就成为了一种潮流，成为了一种时尚。改革的旗帜插过去，插过去，

插遍全中国。但在鲁迅看来，这时候恰恰就孕育着危机了。我理解的鲁迅讲的这个危机，就是指一种理念与倡导一旦成为时髦，变成一个时尚的品牌的时侯，就可能会变形、变质。在潮流之下，就必然会产生许多新问题，甚至会发生某种混乱。在这种变形、变质、混乱的情况下，你自身又会出现许多问题。因为改革就是实验，实验不可能每步都考虑得多么周到，必然会有些问题，产生你意想不到的弊端。这时候可能会出现第三步曲折，就是会有人打着“纠偏”的旗号来反攻倒算，走回头路。鲁迅先生用一句很形象的话说，叫作“改革一两，反动十斤”，那个是很可怕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第一步大概已经走过来了，改革已经成为潮流了，全中国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说我反对改革，而且都自称是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支持者。但是，在这热闹之中我们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甚至发生了某种混乱，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问题，搞不好就会出大问题。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当改革成为时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坚持自己心目中的改革的问题。不追这个时髦，如何坚持改革，如何坚持实验，同时又如何面对我们已经产生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当下非常急迫的任务。正像刚才我所说的，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很可能带来我们想象不到的后果。为这个事，我在北京整天焦虑不安。（笑）因此，一听到福建要讨论，我就觉得我是可以来寻求精神支援的，就是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何坚持改革，如何坚持实验，又如何面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是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来参加这个会的。

陈：钱老师刚才讲得非常好，他所提的不是在出现问题以后才想到，其实他很早就想到了。我这里想引用钱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好多年以前，当有人去采访他时，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认为最担心的有两点，第一点是轰轰烈烈地走过场，不着手去解决改革中实际存在的问题，而热衷于搞形式主义，把改革变成一场表演。第二是走极端，要么不改，能不改则不改；要么脑子一热，就乱改一气，不顾客观条件，用行政命令强制改革。”这是钱老师的话。他说的这个忧虑我觉得可能是在场很多老师共有的。

那么，下面我想请孙老师说一说。前不久，在一个会上，我们本来想多请几位老前辈来参加这个会议，听听他们的意见。后来听说有几位不能来了，钱老师能来，孙老师说了一句话：“钱理群一个人够了。”孙老师你好像对钱先生情有独钟，是吧？

孙绍振（以下简称“孙”）：（笑）有这么回事。有的人，我们请他来是由于他的职位，是由于他所掌握的某种权力，不是由于他特别高超的水准，我们

钱理群  
语文教育  
新论

不指望他能把会议的影响真正地扩大。另外一种人，他可能是没有一点权势，仅仅凭他的水准和操守，像钱老师这样——他是个退休的学者，但是，他思想的深度和他的睿智，他对当前改革形势的洞察，能把我们这次会议的整个思想水平提高，甚至于在战略方向上做一个确定。我们当前改革搞了这么多年了，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非常辉煌，但产生的问题也是数不胜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把这个会开成一个不是盲目赞扬、盲目乐观的会，而是非常冷峻地正视问题，实事求是地来总结这段改革的经验，然后揭露错误，挑战面临的问题。事前，我考虑，请钱先生来的话，我们有共同语言。刚才讲到他是一个受到鲁迅的影响非常深的人，对鲁迅有深邃的洞察。鲁迅的怀疑主义，鲁迅对改革会产生流产的预感影响着他。在这一点上，我和他有同感，但是没有他那么深。我这个人比较单纯，可能有点浪漫，我认为不管潮流多么反动，生活都是要前进的，最后改革都是要取得胜利的。不管你掌握多大的权力，不管你有多大的影响、多神气活现，如果你违背了我们母语教育、语文教育、人文教育、语言教育的规律，你的权威迟早都会被历史潮流所粉碎。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历史车轮岂可倒退。历史是非常有趣的，一翻历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些人是如何奋斗的，一些人是如何拙劣“表演”的。这么多中学老师辛辛苦苦劳动，这么多家长、学生、研究学者期待着我们语文教学水平的提高，这是最伟大的力量，是谁也阻挡不住的。我很坚定，是相信历史和群众的。鲁迅当年可能对群众的力量估计不是太足。我大胆地说，这可能是鲁迅的缺点，那当然不是说是我的优点。（听众笑）

## 中国语文课程知识体系的建设， 科学化、本土化、民族化问题

陈：孙老师讲的“去蔽”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想到这两个字，我也感觉到现在语文教学里面各种各样的遮蔽、各种各样的壁障是非常多的。本来准备就这个问题开课的，还没有写好，起了一个稿，题目就叫做“去蔽：语文课改必须承受之重”。关于这一点，钱老师也曾经说过，中国的教育，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育，有个重大的失误，就是把原本有无限趣味的课本，变得枯燥乏味，令人厌恶，甚至令人害怕。我们现在想知道钱老师对“闽派语文”的八个字（求实、去蔽、创新、包容）有什么样的看法。

钱：我想讲两个方面的问题。我这次来之前突击当了几天学生，拜读了孙绍

振先生的著作《直谏中学语文教学》，读了王立根先生的《作文智慧》，还读了张文质先生编的《明日教育论坛》。我在考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闽派语文”，提出要讨论孙绍振先生的教育思想，这里的内在动力，恐怕是一个学科基本建设的问题，一个中国语文课程教育理论体系的建设问题。

在这样一个命题下面，我觉得有几点，或许就是孙绍振先生教育思想的核心问题。一个就是强调要建立中国自己的语文教育思想，或者是中国的汉语教育理念。这些年来，我们很广泛地吸收了西方的各种教育理论。实践证明这对我们今天的改革是有好处的，是起促进作用的，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就是西方的东西和我们的实际，并不完全是合拍的。怎么样使之与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和现实结合起来，创造出我们自己汉语教育的一种理论体系，这是我们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要强调中学语文教学本身就是一门科学，它还有许多分支，如“中学阅读教育学”、“中学作文学”、“中学口语教育学”等等。这个问题讲起来是一个常识，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被普遍地接受。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者口头上赞同，实际上却不承认语文教育是一门科学；语文教师是一个专家，是一个专业的工作者，要有专门的修养。好像谁都可以当语文老师，谁都可以来编教材，别的学科要专家才行，在中学语文界，却不同，什么人都行。这实际上反映了人们不把语文教育当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刚才王立根老师的开幕词中有几句话我很赞成，他说要使语文教育科学化、本土化、民族化，这“三化”大概就是孙绍振先生教育思想的一个核心。怎么建立一个民族化、本土化，又科学化的中学语文教学体系，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既然是一门科学，就应该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这些年，我们比较强调这些东西，有很大的突破，《语文课程标准》大概就体现了这样一个突破。但是我现在还要讲一点，就是要有自己学科的知识体系。有了基本的教育理念以后，建立汉语教育学科的知识体系就很重要。这些年，我们好像有点回避谈知识，其实问题不在于过去知识讲多了，而在于我们过去的知识本身有问题。比如说语法，我们就把语法家的语法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学语文教学上来，这样的知识本身就有问题。另外就是知识本身所处的位置，怎么讲知识，知识能不能代替一切，一味地讲知识体系本身的完整性、系统性，变成以知识为中心，严重忽视学生语文能力的训练与提高、人文精神的熏陶等等，这些问题在理解与实践上出了差错。但不是说，不应该有知识，因为我们的教育对象是还处在学习阶段的学生，对他们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的训练，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

钱理群  
语文教育  
新论

作为支撑。问题是要有什么样的知识——这就有一个知识更新的问题，以及如何讲知识，如何将有关学科的知识转化为适合中学语文教育特点的知识，建立本学科的知识体系的问题。

孙：钱先生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出发点。我们老吵什么知识不知道的，实际上是在空对空，因为没有把真知识和落伍的伪知识进行起码的区分。这在文学和语言两方面都很严重。以语言为例，有些老师，常常抱怨，现在课堂上一讲知识，就有压力。这当然是不正常的，但是，我们的老师也应该反思一下，你讲的知识是不是可靠。比如，你花了很多精力讲的语法知识，是不是很可靠，有没有自我蒙蔽的地方？从微观来说，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主谓宾、定状补，对学生作文、讲话有多少好处？是不是存在一些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的东西？从宏观理论来说，你讲的语法，它是不是在学科上已经陈旧了？你有没有考虑过，花那么多时间，讲一些陈旧的东西，是不是自讨苦吃？据我所知，现在中学里流行的语法，其理论基础，最好的，大抵是德·索绪尔的。但是，这种理论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它的最大局限性就是把一切语文现象都归纳成一套又一套的语法结构模式，或者叫作规律，不管是精彩的，还是枯燥的语言，都可能是符合语法结构的。所以这种理论体系后来就被另一些语言学理论所补充、修正了。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误的话，那就是语义学、语用学。一个词语并不是只有词典上那种单调的意义，它是随着语境和当事人的情感关系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可以说是千变万化，出神入化。我们讲的字、词、句，就其本质而言，往往局限于德·索绪尔那一套，结果把活生生的语言讲成了僵死的条条框框。

文学理论的知识也同样有个知识更新的问题。有些教参编者，至今仍然只懂得一点反映论，而且是机械的反映论的粗浅知识，连辩证法的起码知识都很欠缺，更谈不上活学活用。他们对于这二十多年来，我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所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没有多少感觉。他们所熟悉的、能够自圆其说的一套，在文学理论界，其局限性早已人所共知，而教参作者却守着它作为看家本领、衣食父母。在学科理念基础还处于这种杂乱无章的状态下，有什么条件谈论学科体系的建设呢？

钱：中学语文教育真要深入下去的话，恐怕要着力于我们这个学科本身的基本建设：包括观念，包括知识体系，也包括它的方法论，等等。这大概是我们下一步应该共同努力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加强中学语文教学学的科学研究。记得我在刚介入中学语文教育时，就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在我

看来，加强语文教育理论的研究，是能否建立起本民族语文教育的科学体系的一个前提性条件，在一定意义上，这是语文教育改革能否健康、持续、深入地进行下去的一个关键，而这方面又恰恰是一个薄弱环节。”（《语文教育门外谈·一点感想》）应该看到，我们的语文教育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上阵的。这有些无奈，我们只能边改革边建设，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先天的弱点，如果不正视，并加以认真解决，就会出问题。前一个时期，我们主要着手的是解决教育理念陈旧，进行新的教育理念的建设问题，新的课程标准就集中体现了这方面的成果。当然，这些新的理念还有待实践的检验，也会有某些调整，但大体上已经确定下来了。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知识陈旧，建立新的知识体系的问题。如孙先生刚才所说，对当代文学研究与文艺理论研究的突破与成就的隔膜，就尖锐地提出了中学语文学科需要知识更新的问题。这当然不是说，要将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直接搬到中学语文教育中，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关键是要根据中学语文教育的特殊性质与教学实际，进行科学的转换与创造。这就需要打破大学与中学、教育界与思想文化界相互隔绝的状态，提倡多学科的合作。在我看来，孙绍振先生的工作正是在这方面起了一个带头作用。他所倡导的“还原、比较的文本分析法”，就是将他自己以及文艺理论界的研究成果运用于中学语文教育中的一个尝试，其所提供的有关新的知识、新的分析方法就是在为“中学阅读学”的知识体系、方法体系的建设，提供新的基石。建立体系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体系的建设却需要一块一块的基石逐渐积累起来。我们不妨进行这样的设想：能不能集中一批关注中学语文教育的有关学科（如语言学、写作学、文艺理论）专家，和中学语文教育专家、中学语文老师一起，来做这样的知识转换、创造与教学实验，这就有可能对语文教育改革有一个新的推动——也许这又是我的一个理想主义的空想，但确实是孙先生的实践给我的启示。

## 教师的作用，语文教育的个性化问题

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强调第一线教师的作用。这些年比较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这是正确的，是针对过去的弊病提出的。但是我们多多少少或者忽略了教师的作用，或者对教师的作用与学生的主体性发生了一些误解。这其实也是教育学中的一个课题，也许在这次会上可以做一个讨论：在教学当中，教师和学生，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当然，我要说的是，中国的改革

发展到现在，它的关键在于第一线教师。大政方针，大的目标、原则，课程标准都已经定下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要真正变成现实，这就取决于第一线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素质。因此，现在第一线教师的状况，特别值得注意。广东的一个教师给我写信说，现在第一线教师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还没有话语权。就是说，第一线教师要解决生存权，还有他们的话语权的问题。生存权的问题和话语权的匮乏，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怎么样把第一线教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更重要的是，第一线教师迫切需要具体的帮助。孙绍振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他的理论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是可以解决具体的实际的教学问题的，不像我更偏重于理念，具有太浓厚的理想色彩。但我仍然是关注教学的实际状况的，我跟很多第一线教师通气，反复讲一点：教育改革的成败，取决于第一线的教师。而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实际上做的是服务性的工作。不过孙绍振老师可能比我服务得更好，更到位。

孙：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改革的成败，取决于第一线教师。钱先生刚才提出的生存权等问题，各个地区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我们很难一下子充分解决。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解决生存状态、物质条件方面的问题以前，我们就只能无所作为。我们一方面要解决生存的物质条件，一方面在理论上，要进行一些迫在眉睫的澄清。比如说，刚才钱先生提出，现在学生的主体性是得到强调了，教师的主体性、话语权却失去了。学生主体性的哲学基础是主体性哲学，按理说，一切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主体性，可是，我们的理论却在千方百计地回避教师的主体性。这可真是一大怪事。为了纠正过去过分强调的教师的主体性，居然，把教师的主体性完全抛弃了。这不但在哲学上是讲不通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应该勇敢一些，将主体性加以分析，学有学的主体，教有教的主体。不过教的主体和学的主体之间的关系要弄清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教改的理论基础并不是充分理想的，至少没有考虑到当代主体性哲学的发展，例如，主体性哲学向主体间性哲学的发展。我们在教学理念上，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的主体性必然导致另一方面的主体性的窒息。从学科理论来说，就是忽略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过去长期压抑学生主体性，现在向另一个极端发展，完全藐视教师主体性。为什么这样明显的偏颇，这么多聪明人，却视而不见？就是因为对洋权威的迷信。因为新的课程标准是从欧洲引进的，在许多人的眼中看来，欧洲就是一个整体，有世界上最新的潮流。其实，欧洲的教育理念和美洲的教育理念有不尽相同的传统，就是欧洲本身，也不是统一的。至少有四种不同的模式：一、斯堪的那维亚模式（北欧式），二、日耳曼模式（德式），三、拉丁



式（法式），四、盎格鲁-撒克逊式（英式）。我们新课程标准主要学的是北欧式的。这种模式非常强调把学生的主体性放在第一位。而法国则比较强调教师的严格管理和系统考试。一个瑞典学生到了法国中学，她会这样说：在瑞典课堂上，师生关系很亲密，上课时，教师让学生自己做事，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在法国，师生关系疏远，上课时间完全由教师支配，课堂上讨论很少，发言的机会也不多。学生在课堂上有压力，是正常的，这多多少少有点教师主体为主导的味道。但是，由于这几年的片面宣传和推广，给我们许多教师造成了一种印象，好像西方义务教育都是学生主体性一统天下。其实，就是在西方，也是流派纷纭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着重推行的主体性教学理念，一无是处，天下只能是主体间性的天下。我希望看到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作为不同的教育学派进行竞争。

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你既然承认语文教育是一门科学，是一个学科，那么它自然会产生学派的问题。你不觉得它是科学，就没有学派的问题。除了刚才说的民族化、本土化、科学化之外，它还有一个个性化。这可能又是我一个浪漫主义的设想：每一个语文老师，应该给语文教学课打上自己的烙印。记得在中学的时候，我们的几个语文老师都是有个性的——因为那是一所重点中学，有一流的语文老师。老师的个人修养各有特点，对各个班级的学生就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你是某某老师，这个班级的学生，就有这个班级特殊的气质。比如说我们有个老师，特别喜欢语法，可以称得上是语法专家，我是他那个班的学生，我们的语法知识就比别班同学要强。另外一个班的老师特别喜欢古典文学，他教出来的学生就多少有点古典味。我的高三老师喜欢新文学，我身上的“五四味”就与他有关。就是说，实际上好的语文老师，总会在自己的教学中打上个人的烙印。这是从个人来说。那么从地方来说，那就有一个闽派，或是浙派，或者是苏派，这样一些问题。但据我所知，像你们这样鲜明地打出“闽派”旗号的，这恐怕在全国是第一份儿。应该说有些省在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实验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它们没有这样的魄力。在我看来，“创立学派”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真正把中学语文教育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当作科学，这才会提出建立学派的历史任务问题。

## 直面文本，直面语言，直面心灵，直面生命

具体到“闽派”的八个字，我也非常同意孙先生刚才说的，这八个字里的